



爱到深处恨意浓  
情到浓时情转薄

# 相见欢

叶儿  
YEER WORKS

落花如梦  
下

言情新锐作家  
叶儿执笔计中计，情中情  
打造爱恨纠缠沉浮大戏

她踏着重重尸骨，  
血仇得报；  
他念着前尘旧事，  
哭碎江山……  
晋承，那是我们的命，  
无路可逃！

# 相见欢

叶儿  
YEEER WORKS  
著

落花如梦  
下

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相见欢·落花如梦：全2册 / 叶儿著. —北京：  
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14.3  
ISBN 978-7-5113-4507-3

I. ①相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49810号

---

相见欢·落花如梦：全2册

---

著 者：叶 儿

出 版 人：方 鸣

责任编辑：叶 辞

装帧设计：姚 瑶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00mm×980mm 1/16 印张：36 字数：600千字

版 次：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3-4507-3

定 价：59.80元 (全2册)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：100028
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：(010) 82069015 传 真：(010) 82069000
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：oveaschin@sina.com

---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CONTENTS

# 目录

- 001 / 第二十章 杯酒情绝
- 019 / 第二十一章 和亲之争
- 034 / 第二十二章 一曲丧歌
- 047 / 第二十三章 村落见闻
- 063 / 第二十四章 河伯新娘
- 077 / 第二十五章 旧影旧人
- 092 / 第二十六章 刺杀失败
- 107 / 第二十七章 默然劫狱
- 120 / 第二十八章 离逝绝爱
- 134 / 第二十九章 山庄围困
- 149 / 第三十章 岁月静好
- 164 / 第三十一章 虚实探究
- 180 / 第三十二章 上苍恩赐
- 195 / 第三十三章 素素反击
- 213 / 第三十四章 真相碎心
- 227 / 第三十五章 母女冰释
- 242 / 第三十六章 天翻地覆
- 257 / 第三十七章 沧桑岁月
- 270 / 第三十八章 一忘前尘
- 280 / 番外 梦里梦外



[ 第 二 十 章 ]

杯  
酒  
情  
绝

山庄岔路多，不一会儿，沈誉宁便已迷失了方向，正当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，远远地，《如若》的琴声又一次传来。

循着琴声，沈誉宁很快从岔路中走出，看见怡雀依旧坐在湖边的亭中一遍又一遍地弹奏。另一侧，杭晋承亦是远远望着，只是沈誉宁与杭晋承皆被草木遮掩，隔了距离，都不曾见到对方。

终于，怡雀弹奏完了这一遍，起调，准备重新再弹，沈誉宁却从草木中走出，怡雀一下慌乱，暂且止住了琴声，低头十指扭在了一起，如一个犯错的孩童，见沈誉宁越走越近，轻轻而语：“对不起。”

沈誉宁的眼眶又湿润了几分，但只当作没听见怡雀的道歉，勉强笑笑，客气地询问：“怡雀姑娘能否让我也弹奏一曲？”

怡雀慌忙从琴后让了出来。沈誉宁上前，并未坐下，就这么站着伸出了左手，眼眸闭上，手指落下，曲调便已流淌而出。

同样的《如若》，只是由沈誉宁弹奏起来，更是哀婉伤感。

这支曲子，让站在一旁的怡雀和在树丛之中的杭晋承同时一惊。

曲终，沈誉宁让开了位置，笑容更是上扬了些许，对怡雀淡淡而道：“谢谢！”

怡雀看了看琴，看了看沈誉宁，慌乱间理顺思路，忙问：“夫人……你如何会……会这首曲子？这曲子只有婆婆会弹……她只教了姑姑，后来才教了我！”

看到沈誉宁也会弹奏这首曲子，杭晋承的心神一乱，慌忙扶住一旁的树干，而发出的细碎响动让沈誉宁与怡雀同时侧目，杭晋承慌忙蹲下，将身子藏匿在灌木丛中。

见那边并没有什么，沈誉宁才回过头，回答怡雀的问题：“这是我娘教我的曲子，她教我的时候，是那么温柔，耐着性子，手把着手……后来，我遇到了自以为是命中注定的男子，我弹琴，他吹曲，那样美好……可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，这首曲子是我一生的劫难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弹了。如若……人生如若都只是初见，那样该多好。”

一番话说罢，沈誉宁离开，她的脚步依旧缓慢，心只如死灰。

等沈誉宁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，而怡雀也缓缓叹息将琴收拾好了离去，杭晋承依旧躬身在杂草丛中，一动都不动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，铃儿发现杭晋承不见了，四处寻找：“公子，公子……”

声音由远及近，可杭晋承依旧是一副什么也听不见的神情，茫然地看着前方。

“公子！你在哪儿？婆婆找你！”铃儿走一段，就将双手拢成喇叭形朝着四方呼唤，渐渐地从杭晋承所在的草丛过去，忽然眼前晃过片湖蓝的衣角，立即折回，扒开那些野草。果真看见杭晋承的时候，铃儿还是吓了一跳，连连后退，“公子，你待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杭晋承瞟了瞟铃儿，支撑着站起，双腿全部麻木，根本就挪不动了，可语气淡淡地道：“没事。”

铃儿将信将疑，但还是说道：“没事就好，婆婆在等着你呢，你身上的情蛊还没有治好，婆婆还要细细查看一番。”

杭晋承平静地点头：“好，你先去吧，婆婆是不是还在药房？我随后就去。”

“是啊，你……随后去吗？”铃儿重重地问了一声，抬头看了看越来越暗的天色，不等杭晋承回答，就自己先说道，“那好，我先去药房，你快点来，可别让婆婆等着急了。”

待了一会儿，觉得腿上的麻木之感消失，杭晋承才朝着药房走去。

轻轻敲门，铃儿便来开了门，刚踏进屋子，抬头，看见沈誉宁正坐在那里，婆婆的手正握在她右边的肩膀上。

“嘘，婆婆在为夫人治手呢！”铃儿轻声提醒了杭晋承一声，就将他让到了一旁的座位上，随即走到婆婆的身边，随时待命，不时将婆婆所需要的各类草药递给她。

婆婆缓缓用功力将几种草药逼入沈誉宁右手臂弯之间，猛然之间，抓着沈誉宁的手一扭。只听骨头交错“嘎达”一声，随即是沈誉宁低低的一声呻吟。

但随即，沈誉宁咬紧了嘴唇，将痛苦的声音吞入肚中。婆婆赞许地看了她一眼，将一个小瓷瓶递给她，嘱咐道：“十五日之内，这只右手还是不能动，每天服五粒药丸，连续服满十五天，差不多就好了。”

沈誉宁将瓷瓶接过，谢了婆婆，就往外走，对杭晋承只如不见。

可铃儿见了，立即去抓沈誉宁的手：“夫人，接下来婆婆要为你夫君治蛊毒，难道你不看看吗？”

杭晋承虽未言语，但看向沈誉宁的眼神中也生出几分期盼。可沈誉宁最后只是冷冷说道：“他不是我夫君，他能不能治好这蛊毒，跟我也毫无关系。”

“是吗？”这下接口的却是婆婆，“他中的情蛊十分厉害，能暂且压制住毒性的只有所爱之人的精血，我刚刚替你接骨的时候，看见你右手的掌心上好像有几道伤口，那个地方受的伤，该是自己划的吧？为什么呢？我猜你是为了控制住他所中的蛊，让他清醒。他既然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压制蛊毒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”

铃儿听罢，也连连附和：“是啊，夫人，公子他深爱着你，才会中毒，你也深爱着公子，才会陪他千里迢迢找到这里来，不是吗？”

沈誉宁不说话，但在铃儿的拉扯下，勉强靠着墙坐了，只是眼眸低垂着，仿佛并不在看杭晋承。

看到沈誉宁没有离开，杭晋承脸上浮出淡淡的笑意，朝着婆婆走去。

婆婆叹息了一声，从一侧拿出一个东西，杭晋承眼睛一下就睁大了：“婆婆，这是什么？”

婆婆瞧了那东西一眼，难得地耐心解释道：“也算是天命，不仅怡雀求我救你，连老天爷都在帮你。我说过，情蛊一旦被种下，极难被根除，仅靠驱虫草是不成的，还需要化蛊盅，这化蛊盅极难得，多数被古珈国的皇族占有，连我们山庄也没有，可天意啊，这化蛊盅竟然出现在了药房。”

“化蛊盅？那婆婆你的意思，这是化蛊盅？可这明明就是一根簪子。”杭晋承的目光不曾离开婆婆手中的簪子——那是紫萝的簪子，白日被沈誉宁



遗落在了药房。

“对，这是一根簪子，但簪子里面是空的，藏着的就是化蛊虫，若非里面藏着化蛊虫，那用黄金制成的簪子又怎么会变得污浊发黑？”婆婆说着，就将簪子掰开，里面果真藏着一小团黑色的东西，瞧了瞧，满意地点点头，“有了这化蛊虫，解你的蛊毒轻而易举。”

婆婆小心地用指尖挑出一丁点儿，放在掌心，双手相合，凝力指尖，一缕青烟从双掌之间冒出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婆婆的双掌朝着杭晋承背后猛力一击，随后拿了个瓷碗，端到了杭晋承的嘴边。

杭晋承正是诧异，突觉胸中翻江倒海，随即，一缕黑血顺着嘴角流下。

就在此刻，婆婆已经将手中的碗用盖子盖上了。铃儿在一旁瞧得明白，不解地问：“婆婆，那碗中什么都没有，你又为什么要盖上盖子？”

婆婆看了铃儿一眼，带了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：“我说过，这情蛊的蛊虫微小，肉眼是无法看见的，你以为碗是空的，其实那蛊虫已经在里面了。蛊虫吸食不到精血，不过两三个时辰，就会自己化成血水的。”

听婆婆这样一说，铃儿才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随后，婆婆正准备给杭晋承几声嘱咐，突然若凤直接推门进来：“婆婆，不……不好了……”

婆婆眉头皱起，恢复了 she 素来的威严：“什么事，这么慌张！”

“婆婆，姑姑她……姑姑出事了……”若凤并没有因为婆婆的责怪而收敛自己的慌张，只是带着哭腔将这个�息说给婆婆听。

婆婆脚步一下踉跄，一旁的铃儿慌忙将靠在墙壁上的拐杖递给了婆婆，目光却追寻着若凤，似乎是想知道她口中的消息是真是假。

婆婆拄着的拐杖一直在发抖，可说出的话语依旧平静：“能出什么事，慌张成这副模样，还有个当师姐的样子吗？”

“姑姑她……姑姑她死了……”若凤的手捂住了嘴巴，努力忍住想让自己不要抽泣，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

此言一出，婆婆拿着的拐杖重重往下一撑，拐杖的底下却是顺着地板一滑，婆婆的身子也跟着向前滑去，幸而及时收住，才未跌倒。一站稳，婆婆便蹒跚了脚步往门口而去：“若凤，你再这样口无遮拦……小心我把你遣出

山庄……死了，怎么可能？月儿中了软骨散，只能待在那里出不去，怎么可能死！你再胡说，我就拧烂了你的嘴。”

若凤摇着头将自己看到的一五一十地说出来：“我们也不知道，那屋子的门被谁给推倒了，姑姑就出去了，等到丫鬟晚上再去送饭的时候，姑姑就已经不在屋子里了，匆忙去找，最后……最后在湖里找到了姑姑的尸体……”

听到若凤这样一说，沈誉宁一下站起，牙齿咯咯作响，慌忙去追随婆婆一行的脚步。

木屋之外，早就围了山庄里的许多丫鬟，纷纷用衣袖擦拭眼泪。有人带了火把，将那儿照得明亮。

见是婆婆来了，众人纷纷让开一条道，等婆婆过去才又聚拢。

人群之中，夕月的尸身躺在冰凉的泥地之上。

婆婆一步一步走过去，目光是少有的坚毅，走到了夕月身侧，婆婆昂了昂头，突然一顿拐杖：“站起来！”

夕月的目光安详，嘴角还带着微微笑意，依旧躺得安详。

婆婆一下生气：“顾夕月，你给我站起来听到了没有？”

这个时候，沈誉宁也赶到了人群之外，人群遮挡了她的视线，可听到婆婆呵斥过“夕月”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身体一震，再也忍不住，就此哭号起来。

沈誉宁的哭声隐在众人的哭泣之声中，并不醒目，不曾被婆婆发觉。

婆婆依旧带着高傲站着，看着夕月的尸首没有半滴眼泪，只是点点头：

“好，很好，你还在跟我犟是不是？从小你就喜欢跟我犟，我让你学医术，你却非要学武功；我让你好好待在山庄，你却非要带着鸣鸾乱跑；我让你不要嫁给沈奎山，你却非要嫁给他……好好，现在我不让你死，你就非要死给我看，是不是？！”

看着婆婆如此声势，无一人敢上前相劝，任她一直在那儿絮叨个不停。

婆婆绕到了夕月的另一侧，背过光，落下一滴浑浊的泪，却马上擦去，依旧骂道：“顾夕月，你确定不站起来了，对吧？你真的是准备气死我不是？你以为我辛辛苦苦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容易吗？越大你居然越不听话，你也不看看你多少岁的人了，跟个小孩子一样。好，你在恨我，恨我这么多年

来跟你割裂了母女情分，从来没有来看过你，那你呢？你分明知道我不喜欢跟朝廷有瓜葛的人，你就非要嫁给沈奎山，这世上的好男人那么多，只剩他一个沈奎山了吗？你恨我这么多年一直恨着沈奎山，所以你就以死来威胁我是不是？那你说，我能不恨他吗？他抢走了我唯一的女儿，到死了也不放过你！他已经死了，这辈子你们夫妻的缘分已经尽了啊，顾夕月，你不仅是沈奎山的妻子，你还是我的女儿，你还是你孩子的娘亲，你就这样死了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娘的感受！”

婆婆一番话，让沈誉宁暂且止住了哭泣，透过人群，看着婆婆，不敢相信地摇头，转身跌跌撞撞地要逃离，可一下就撞到了始终跟随在她身边的杭晋承的身上。

“没事吧？你……怎么了？”杭晋承将沈誉宁扶起，关切地问。

沈誉宁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我怎么了，与你有关吗？”

杭晋承点点头，将抓住沈誉宁的手松开，看着她匆匆跑向远处。

沈誉宁做梦也不敢相信——婆婆是她的外婆，而她的娘，竟然就是他们口中的姑姑。

这一天，起起伏伏太多，沈誉宁觉得自己几乎都要承受不住，跑向了偏僻之处，她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号啕大哭，突然她想到了什么，目光一下变得惊恐：“娘，是我害了你对不对？我不把木屋的门打开，你就不能出去，你就不会跳入湖中，你就不会死。”

哆嗦着将自己的推测说出，沈誉宁一下子就傻了，觉得浑身冷得厉害，左手伸出拼命地想将自己拥抱住。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匆忙地从怀中掏出那块带着“沈”字的玉佩，细细凝望，自己否定：“不是的，不是我害死娘的，不是我……”

沈誉宁说着，将玉佩贴于自己的胸口，想借此汲取些许的力量，可她的身躯还是颤抖得厉害：“是，我是伤心你心里只有如锦，可是我也不希望你死。娘，为什么你要对我那么残忍，才让我知道你并没有过世的消息，紧接着就又马上离开？娘，难道你对这个世界真的一点留恋都没有？是，那个世界，如锦在等你，父亲在等你……你们统统走了，然后将所有的仇恨只留给我一个人。娘，你真的忍心……”

杭晋承就此慢慢地向着沈誉宁靠近，等到沈誉宁发觉，杭晋承已经近在咫尺，沈誉宁匆匆将玉佩放回怀间，不想与杭晋承有只言片语，就此站起，准备离开，冷不防，杭晋承用手一伸，对着她用力一拉，她一下没能挣脱，伏在了杭晋承的肩头。

“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接近我究竟是什么目的……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什么功名利禄，我统统都不要了，我们离开这里，离开皇宫，找个山林，隐居起来，只有我们两个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不会让你哭、让你难受……”杭晋承看着沈誉宁的哭泣伤痛，感觉自己的心都已经揪起来，终于控制不住自己。

“重新开始？离开皇宫？为什么以前你不说，现在已经晚了。”沈誉宁伏在杭晋承的肩头，冷冷将这两句话说完，就强行离开了他的怀抱，站起身，擦干泪痕，又朝着那木屋走去。

婆婆依旧站在夕月的尸身旁边，可话语已无，周围的丫鬟也渐渐停止了哭泣之声，变得安静，怡雀环顾左右，终于还是自己走出人群走到婆婆身边：“婆婆，你若是伤心，就哭出来吧！”

“哭？我为什么要哭？”婆婆一下转身正对怡雀，故意露出一个笑容，“她以为她死了我会伤心吗？有什么好伤心的，我们早已在十多年前就断绝了母女关系，这几个月来，我已经是仁至义尽，她自己不懂得珍惜，我替她伤心什么？她爱活着就活着，她爱死……那就死吧！哭？笑话，我会为她哭？”

“婆婆！”怡雀看出婆婆的伤心，唤了她一声，忍不住自己先哭了出来，“婆婆，我们知道，这些年来，虽然你从来不联系姑姑，像是生她的气，可你心里，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她。不然，你也不会让大师哥去守护姑姑，也不会姑姑出事的时候千里迢迢赶赴皇城将姑姑接回山庄……现在姑姑去了，你心里难过，只是太难过，所以才不愿意去承认。可是婆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哪怕我们有再精湛的医术，也敌不过牛头马面。哪怕我们再不愿意，也得去承认……”

怡雀说了很久，婆婆才突然道：“承认什么？承认夕月死了？我知道，她死了，死了就死了，那是她自己选的路，没什么好伤心的……”

说罢，婆婆转身，竟是要离开的模样。

怡雀看了眼转过身的婆婆，又看了眼躺在地上的夕月，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，朝着铃儿点点头。铃儿立即会意，去追婆婆：“婆婆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……”

而就在这时，若风招呼人道：“来人，把姑姑的尸身抬进屋子……”

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婆婆耳中，她一下折身返回：“谁敢动我的月儿！”

四下皆静，连喘息之声都能清楚地听见。

婆婆再度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夕月——因是从湖中打捞上来，衣衫湿透，发丝一根一根地粘在面庞之上，嘴唇发紫，却是带着祥和的笑容。

终于，婆婆手中的拐杖倒在了一侧，她缓缓地蹲下身，双手伸出却不知要触碰哪里，最后，婆婆捧过夕月的面庞，一言未发，只是将她的脑袋拥入自己的怀抱之中。

很久很久，婆婆不曾哭泣，不再怒斥，只是紧紧将夕月抱着，目光略有呆滞，茫然地看着前方。

等待了许久，婆婆不曾有任何指令，还是怡雀弯腰小声劝说：“婆婆，我们把姑姑带进屋子，帮她换了干爽的衣衫……好让她……入土为安。”

婆婆将夕月搂得更紧一些：“地下那么黑，夕月会怕。”

“可是婆婆，你不能一直这么抱着姑姑，姑姑她已经……死了。”怡雀别过脸，将泪揩去，才又好言相劝。

这一刻，眼泪才真真正正地从婆婆的眼中倾泻而出，止都止不住，婆婆猛然之间朝着夕月大喝：“月儿啊，你真的忍心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！你真是忍心啊！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”

话语落，婆婆便晕眩过去，身子倒下，可手里依旧紧紧搂着夕月的尸身。

怡雀朝着那些丫鬟点头，那些丫鬟会意，纷纷上前，搀扶婆婆的搀扶婆婆，扶起夕月的扶起夕月，人群逐渐散开，各忙各的。

这个时候，沈誉宁面前才通畅，慌慌张张就向夕月跑去，一下子拉住夕月的手腕。

“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那些准备抬夕月进屋子的丫鬟见到沈誉宁的如此举动，有些不满又有些不解地问。

“夫人，你……”怡雀也留下来安排各种事，听到声响，正看到沈誉宁不肯撒手的样子，也急忙赶了过来询问，“你认识姑姑？”

沈誉宁终于松开手，擦拭干净流下的眼泪，看了一眼被送进屋子的夕月，摇摇头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不，我不认识她。”

可怡雀看着沈誉宁的表情全是不信，还想再问，却听到里面传来的声响：“姑姑手中抓着的是什么？”

怡雀陪着沈誉宁与杭晋承走向屋中，只见丫鬟用力掰开夕月紧紧抓着的手，却是拿出一张纸条，未看便递给了怡雀。

怡雀展开，眉头皱了皱：“姑姑留的这张纸条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宁儿，谁是宁儿？”

想得入神，纸条就飘落到了地上，沈誉宁弯腰捡起，纸条被水浸泡后，字迹有些模糊，但依旧看得清楚，不过区区数字，看得沈誉宁一惊。

而杭晋承在沈誉宁身后，看罢，便将这些字读了出来：“宁儿，记得报仇！”

“是啊，姑姑这纸条究竟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姑姑不是自尽，而是被人害死，要叫我们给她报仇？”那些丫鬟听杭晋承这么一读，开始猜测起来。

“可若是报仇，为什么又偏偏要叫宁儿呢？再说姑姑一直在寻死，这次怎么可能不是自尽？”

……………

“行了，别乱猜了！”怡雀见那些丫鬟越猜越离谱，生出几分威严嘱咐，随即却是自语：“宁儿……难道姑姑说的是少庄主沈誉宁？”

沈誉宁只抬眼睑瞧过怡雀，远远凝望了夕月一会儿，不曾打招呼，自己转身离开。

沈誉宁往前走了一段，突然停住，看到又一次跟随而来的杭晋承，心头默默：娘，你就是死了都只记得让我报仇，那么好，我报仇，如你所愿。

想法一出，沈誉宁张口与杭晋承说话：“我们走吧，你的蛊毒治好了，我的手也好了，我们回到皇城，重新开始。”

杭晋承不敢置信地看着沈誉宁，想询问个清楚，却是见她将头略略一转，踏出了往前的步子。

因为夕月的死，山庄里一时忙碌起来，杭晋承本是准备跟婆婆打个招呼再离开，可在沈誉宁的坚持之下，还是偷偷离开。

马车行驶得飞快，日夜兼程，不过五六天，他们就从云口回到了皇城，一切恍如做了一场梦，可沈誉宁摸摸自己曾经住了一个生命的小腹，清楚地知道一切并不是梦。

重回到冷香阁，沈誉宁对一切只是默然。

“小姐！”小梅一直守在这里，看见沈誉宁匆匆而来，“小姐，小梅还以为你把我扔在了王府，不要我了呢！”

沈誉宁露出虚弱的笑意，却是什么话都没说，环顾四周，最后却是对跟在自己身后的杭晋承说道：“你去外面等我，我换身衣服，你带我去个地方。”

“你刚回来，这么远的路，那么久你都没有好好休息，你想去什么地方，我们改天再去，好吗？”杭晋承极尽耐心地劝说，看得一旁的小梅一愣一愣的。

可沈誉宁丝毫面子都没有给杭晋承，只是重复：“我想去一个地方。”

杭晋承知道沈誉宁现在的固执，再不相劝，只是点头：“好！”

门被关上，沈誉宁在小梅的帮助之下机械地换着衣衫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只有小梅，边是帮衬着边絮絮叨叨个不休：“小姐，你跟王爷离开王府这么久，去了哪里啊？你现在又是要去哪里呢？小梅看你身子好像比之前虚弱，没事吧？你走了那么久，有没有想小梅？”

听小梅这样一说，沈誉宁突然抱住正在为自己系扣子的小梅：“小梅，谢谢你之前那么长一段时间的照顾，真的谢谢你。”

小梅被沈誉宁这一番话说得莫名其妙：“小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小梅照顾小姐是应该的啊！”

沈誉宁依旧紧抱着小梅，继续说道：“小梅，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我不在了，王爷也不在了，你就走吧，你那么聪慧，以后一定会过得很好。”

“小姐，你怎么出去了一趟就变糊涂了？说的话小梅都听不懂！”小梅嘟囔着嘴巴依旧满脸的不解。

可沈誉宁已经松开了抱着她的手，将刚落的泪也已擦拭干净，走向梳妆

匣子，从底部拿出一个纸包。

一看到沈誉宁拿这个纸包，小梅一下子就上前想抢过去，可被沈誉宁察觉，身子略偏，小梅就扑了个空，却依旧紧张地说道：“小姐，你拿这东西做什么？上回，你就是吃了这粉末假死了，吓死小梅了，难道你又准备吓小梅？不行不行，小姐，你快放下来。”

沈誉宁听过小梅的话，反而将纸包拿得更紧些：“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你上回跟我说过了……你说吃了这个东西会假死，可是小梅……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，吃了这个药粉，人真的就会死，你的小姐早已经死了，你信不信？”

小梅被沈誉宁的这番话吓住了，顿了顿，才又笑道：“小姐今天哪来的那么多如果呢？小姐不是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吗？又怎么会死掉？”

听过小梅这样一说，沈誉宁慌忙点头：“对，你说得对，我好端端的，所以小梅你也要好端端的。”

说完，沈誉宁将药粉藏到了怀间，就往屋外走，只留下小梅一人在那儿摸不着头脑。

皇城的冬日不若云口，依旧飘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所以等沈誉宁开门的时候，候在院子中的杭晋承的身上已覆上了薄薄的一层雪。沈誉宁心略一颤，但立刻平静，说出的话比那落下的雪还要冰凉：“我们走吧，去沈将军的墓地。”

虽是诧异，但杭晋承还是什么都没问，顺从地按照沈誉宁的指挥，亲自驾车，将沈誉宁送到了沈奎山的墓地。

坟墓简陋，不过竖着一块木牌；而旁边，却是紧紧挨着顾夕月的墓碑，耸起来的墓地，盖满了白雪，与身后的几棵枯树相互映衬，显得格外清冷。

见到了地方，沈誉宁的脚步一下加紧了几分，上前抚摸过沈奎山墓碑上面的几个字，随后往后，跪倒，恭敬跪拜，但最后的眼光，却是定格在了娘亲夕月的墓碑上。

“你……你并不是沈如锦，又为何要来祭拜沈将军？”杭晋承凝视过沈将军的墓碑，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而问。

“我不是沈如锦，可他却是我爹。”沈誉宁也将目光收回到了沈奎山



的墓碑上，“我爹一生磊落，什么贪污受贿，什么结党营私……全都是你们的诬陷之词。杭晋承，今天你在我爹的墓碑之前如实说，你心里有过愧疚没有？”

“沈奎山是你爹？”杭晋承脚步一下不稳，看着沈誉宁，连她之后的问话也忽略而去，“可沈家分明只有一个女儿！那你是……沈誉宁？你就是他们始终找不到的那个沈家少爷？因为你根本不是沈少爷，你是女儿身？所以你才会有和如锦一模一样的容貌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是这样，所以盛传中的沈少爷是个病弱，吹不得风，几乎不出门，难得出门，也一定要蒙住面容。其实你并非身子虚弱，只是要掩藏自己的身份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我就是沈誉宁，沈如锦是我的同胞姊妹。沈家根本就没有什么沈少爷，可没有男丁又如何，我照样可以替我父亲报仇。”沈誉宁站起，对着杭晋承问，“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亏欠我们沈家？”

杭晋承眼眸闭上良久，最后点头：“有！你说得没错，沈将军一生耿直，我所呈上去的奏折中，字字虚假。只是沈将军就是因为太过耿直，才被三王爷利用，三王爷曾经救过沈将军的命，所以将军虽不齿三哥的行为，却还是一次次地相帮……皇上起了杀心，而我，则是帮凶。”

“你也算诚实，并没将自己做过的错事推卸得一干二净！”沈誉宁绕着杭晋承走了一圈，才又道，“带我去见皇上，等我手刃了这个狗皇帝，你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”

“誉宁，你知道我不会让你这么去做的。”杭晋承立即拒绝。

“那你就是要替皇上承担起所有的错喽？”沈誉宁似乎已经预料到杭晋承会如此回答，点头，“好，好，那你别怪我替父报仇，亲手杀了你。”

杭晋承听罢，反而微微一笑：“能死在你手中，我三生有幸。”

沈誉宁只是看着他，仿佛在辨别他话中的真假，但随即只是将膝盖上沾上的积雪掸落，浅淡而道：“走吧。”

杭晋承没想到沈誉宁会那样轻易地说离开，愣了一下才追上，只是临走时分，还是望了一眼沈奎山的墓碑，愧疚顿生。

沈誉宁走在前边，杭晋承走在后边，在雪地里印上或深或浅的脚印。

待得那些脚印被重新吹拂而来的雪片盖得快消失不见的时候，又有两个